

◇闲话文人

孙 荔

寻访赛珍珠故居



1938年，赛珍珠凭借描写中国农民的小说《大地》获诺贝尔文学奖

初春微雨，我们按着地图寻访赛珍珠故居。走在寂静的润州山路上，两旁高大的梧桐树笼罩如穹，沿着一条长长的山坡上行，走一会儿面前就出现一座青砖木结构的小楼房，小楼被岁月浸润得古朴宁静。

“赛珍珠故居”横匾是老舍的儿子舒乙题写，这座独立的东印度式小楼建于1914年。轻轻踏进大门，古老的木质地板不时发出松动的声响，仿佛不堪岁月的重负。白色的窗帘随风拂动，窗前放着一架旧钢琴，墙壁上一张张旧照，在向游人诉说着当年淡若轻烟的生活往事。

这座赛珍珠童年时代的旧居古朴典雅，格局别致，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宇，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，楼上下各层均有客厅和卧室，还带有地下室。一层有二个客厅，后半间东侧是厨房，西侧是餐厅，中间一张木制楼梯，直上二楼。二楼中间一间是通道，东侧是赛珍珠父母的卧室，西侧是赛珍珠的卧室。红漆木地板铺地，家俱古色古香，让人仿佛回到百年前的岁月。

赛珍珠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，十八年的美好时光都在镇江度过。她自小就和中国的孩子一起游戏玩乐。赛珍珠身边的人也一定喜欢这个漂亮的洋娃娃，家庭厨师会吹笛子给她听，为她演奏古老二胡的这件中国乐器。女佣王妈爱给她讲古代的神话故事。十岁那年，父亲赛兆祥为小珍珠请了一位之乎者也的晚清秀才孔先生，孔先生一板一眼讲儒家学说、观音菩萨、中国历史、古典文学、处世格言、风情民俗，还给她讲解藏于镇江文宗阁的《四库全书》的内容，童年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，以至赛珍珠在日后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，演说词开口就是《四库全书》。

故居陈列了赛珍珠不少当年的生活用品，精致的穿衣镜，当年曾经穿过的衣服，书房里大量的藏书、文房四宝、中国的山水画、宗教题材的蜡染壁画、中国漆器盒，青花瓷龙盘，她常年写作用的中国明式的桌椅，观音摆件，马灯，小石磨……而陈列柜内的那件蓝底盘金龙袍，也是赛珍珠的最爱。我最感兴趣是那台老式缝纫机，草编的玲珑针线盒，感觉是那样亲切，因为和我家缝纫机款式大致相近，看书累了，我喜欢用缝纫机做些小东西。在这里我估计是女佣王妈用的，因为是在王妈的房间里。

那木制的楼梯设计别致气派，走上去咚咚的声响，仿佛倒回当年，赛珍珠聪慧秀雅的身影，穿梭于其间。

赛珍珠在美国读大学时，家乡一栏填的是“镇江”。读完大学后，她又回到了中国，在庐山避暑山庄认识了农学家约翰·洛辛·布克，两人于1917年5月结婚，25岁的赛珍珠随着布克到了安徽的宿州，布克是研究农业的，帮助中国农民改良农作物品种，赛珍珠正好做了他的翻译。小说《大地三部曲》就是以宿州为背景，白描了王龙一家的农民生活，再现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。赛珍珠还最早将《水浒传》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，译名为《四海之内皆兄弟》，可见其汉语的功底。

1934年赛珍珠与布克感情破裂离婚，1935年她与《亚细亚》杂志主编理查·沃尔什结婚，因而进入约翰·戴公司任编辑。《大地》在美国的出版，以及后来拍成电影并获诺贝尔文学奖，这都缘于赛珍珠后来的丈夫，出版奇才沃尔什慧眼识珠。沃尔什说赛珍珠写什么，我就出什么书。好的感情

是彼此滋养。后来赛珍珠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庄里从事写作，当时一些中国作家，徐志摩、梅兰芳、胡适、林语堂、老舍等人都是她家的座上客。

1934年，赛珍珠离开南京回美定居，无奈和遗憾的是，这一次的离去，竟让她再也未能踏足魂牵梦绕的中国故土。1973年，享年81岁的赛珍珠去世，葬于美国宾州住宅几百米外的一棵白蜡树下，她自己设计的墓碑没有英文，镌刻着三个篆体的中文字：“赛珍珠”，出自她亲笔，就像一枚阳文的印章。

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同赛珍珠女士挥别，同故居挥别，曾经泛黄的记忆，又再一次像默片一样在心中回放。

◇如歌行板

王槐珂

三月婺源·陌上花开

吴越王钱鏐给寒食节回娘家看望父母的妻子信里说：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缓缓，是彼此的信任与体谅，缓缓，是给予对方足够的随性与自由。缓缓，还是深长的牵挂与思念。不是不想你回来，而是田间花开正艳，你若欢喜，就慢慢看够了再回来吧！骁勇善战，却有一颗柔软的心，铁骨柔情当如此吧？帝王心，是如此的宽大无私。

五月，蒋勋带上旋子到山上看桐花。在林间穿行，看到大朵花瓣如同白蝴蝶飞舞、坠落，他说：我们一生怀着这欣喜与忧伤，通向美的漫长途径。春花秋月冬雪夏雨，季节更替是大自然一场奇妙的演绎，再曼妙的画笔也无法涂画出它丰富的色泽与多样的表情，唯有沉浸其中才领会它深深的情意。当身体与自然万物保持和谐的节律，内心也定是寂静安好的。

经历了寒冷禁锢的冬，抵达天清气明的时节。三月到婺源看花可好？带上心爱的人，不负春光。

跋涉千山万水，抵达婺源已是雨夜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在异乡醒来，早起在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庆源村。古老的小村庄，空气清新，寒意袭人，寂静得只听见鸟鸣，屋顶上炊烟袅袅，房前是一个阔大的园子，看到碧绿的菜畦，还有各种草木纵横交错，高大的梨树伸展着枯瘠而奇崛的身姿，垂垂老矣，却迎着初生的太阳向上生长，梨花朵朵细细碎碎，在金色的阳光中纷纷扬扬。

古老的房子，徽派建筑，鳞次栉比，傍水而居。着一袭棉麻衣裙，披散着长发，倚在长着青苔的古墙前，仿佛回到古代，梦到这里便缠绵，时光在这里倒流，辗转……

穿过迂回曲折的小巷，踩着被雨水打湿的青石板，顺着溪流，跨过小桥，两岸是桃林，看到一树一树的花开，纷繁似锦，疑是闯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桃林尽头是田园风光，大片的油菜花铺及山上，漫山遍野，在晨风中摇曳，黄灿灿的花瓣上闪烁着晶莹的露珠，在晨曦中，熠熠生辉……薄雾在山间飘荡，轻云缓缓掠过山头，飞鸟振翅，田园牧歌，远离俗世，让人想起诗歌与远方。这样的早晨，仿佛是一场艳遇，是一次心灵的私奔，内心开满细碎的花朵，是密而不宣的幸福。

车子在山间穿行，映山红、杜鹃花飞速扑入眼帘，红彤彤的一片又一片，仿佛火烧原野，四处蔓延，无法自持，那是青春的怒放，是激情的燃烧，是欲望的绽放。路边，迎面而来的还有桃树，杏树，玉兰……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各种花儿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大朵的玉兰在光秃秃的枝头盛开，洁白如玉，如同少女素净的面容。深巷杏花，遇上春雨，婉约雅致，又该是给江南增添几缕梦幻和柔情……

路过十里樱花，花团锦簇，像绯红的轻云，像燃烧的落霞，也像极了你明媚的笑……

江岭的油菜花，壮阔如海，如此盛大。那一片金黄，是梵高画中向日葵的颜色，欣欣向荣，欢腾着生命，喜悦。那一片花海，遍及山间，村落，山坳，河岸，溪桥，房前屋后……犹如画布徐徐铺展，从高山到低洼，装

点大地，壮阔而绮丽，柔美而多情，丰腴而妖娆……放纵的春天，就该如此吧？

那一场花约，仿佛迷恋恍惚的梦，绮丽芬芳，总在春风吹拂时轻轻醒来。

◇百味书斋

黄政纲

连环画·旧日子



图为1957年初版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封面。

这个时候再回首前尘岁月，其实都是一地鸡毛。

余生也晚，古人“塾远愁过市，家贫梦买书”的经历倒是没有的；但若要说自己怎么就喜欢上了看书，理由却说不上来。这里有一种“偏偏喜欢你”般的情愫，不可理喻且不可言喻。

在我六七岁时，我便迷上了看连环画——川人谓之“画本”，北方人谓之“小人书”。父亲在外服役，我们作为随军家属，跟他辗转于川、鄂、鲁三省。三十多年前，这种小人书是可以一本一本租着来看的。这在当时，是作为一门生意来经营的。老板先买来各种小人书，然后再在街面上一本一本地将书平放于地面，在其侧放些小凳之类，或者干脆没有什么小凳。阅读者们先从其摆放着的连环画中选出自己想看的，然后交上一分钱或二分钱不等的租金，或坐在凳子上，或蹲于地上看完。待你看完后，老板将你看完的小人书还回原处，便算是完成了这趟交易。

在我的幼年时光，小人书是我的最爱之一。要想看的时候，便只有跑到场镇上去，即到前面所说的书摊去，一本接着一本地看。一毛钱，就基本上可以看个半天。我现在仍有印象的连环画，有《三国演义》，有《林海雪原》等等。特别是前者，让我对诸葛亮的风采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有段时间，是专门寻着有诸葛故事的小人书看，而其它连环画的内容现在多忘记了。

这么看着，时间长了，甚至后来与摆连环画摊子老板的儿子，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连环画迷成为了好朋友。记得有一次，老板临时外出，让他这位公子帮着看摊；我却让他帮着我去买冰棍，条件是由我出两分钱也给他买一根，我则坐于小板凳上津津有味地看“画本”。哪知，老板很快便将事情办完返回，见其爱子没有守摊，老大不高兴，后来还把我这位兴冲冲买回冰棍的连环画书友给骂了一顿。

由租着看开始，渐渐地我也开始买来看。父亲驻军曲阜，孔子故里。那时曲阜街上摆小人书的摊子很多，圣人故乡生意也做得活，对于摆在地上的小人书既可租又可折价卖，价格则全看品相。我当时好像看上一本《草原姐妹》，这名字不一定记得准确，反正是反映草原上与搞破坏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故事。隐约记得书中的蒙古勇士们背着的枪很特别，前面装刺刀的位置，像是内地用来薅草的呈“八”字状的东西。我既然看上了，便一定要让父亲买。哪知父亲觉得这画本没意思，愣是不给买。好说歹说不见效后，我只有使出倒地撒泼打滚这最后一招了。但终未能奏效。

我喜欢看小人书的爱好，一直持续到上小学四五年级吧。这个时候，父亲已从部队转业回了四川老家。此时的我并无所谓“藏书”的想法，手上的小人书也是东一本西一本，丢三落四，班上的同学借着去看便杳无音讯也显得比较正常。当然，我自己也是这样的。有时候，借来借去，也不知把它丢到哪去了。而由此发端，自个儿也渐渐有了看书的兴趣。那个时候看书，买书的唯一途径只有去国营新华书店这一途，而当时每逢个“六一”儿童节或者其它节庆日，新华书店必

搞些“特价优惠”活动，即将店里的一些滞销书打对折销售。每每从县城的广播中听到这一利好消息，我就会央求母亲拨付些钱，多为五角到一元钱不等。此时的书价原本就不高，一般多在一两角钱左右，如果打对折，甚至于低到几分钱一本。这些书多为“文革”后期或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一些知识普及类图书。至今我仍记得我买过诸如《祖冲之》、《徐光启》以及《上海的故事》等有些人文色彩的书。前两本主要介绍人物，颇为励志，两位古代科学家真是了不起，虽然当时并没有特别看懂，但对先贤还是很崇拜的。后一本是讲述上海历史风物的套书，有好几册。这套书讲述了上海开埠的历史，如租界的由来，富豪沙逊的崛起，上海通自来水的经过，以及“小刀会”的几次起义，“洋枪队”等等，我到现在还有印象。这样的书看得多了，我就渐渐对历史有了兴趣。

◇季候物语

唐果

艾蒿也

艾蒿是一个诗友的名字。他写那种用字简单、精炼却意蕴悠远的口语诗，他就像艾蒿这种植物一样，朴素，绿色，真诚。他脖子上有一块大大的疤痕，据 he 说是小时候烫伤的，某次活动同行的有一位小女孩，他喜欢她却不敢像我们一样去拥抱她，因为他怕他的疤痕吓到小姑娘。

在川东老家，还没到端午节，母亲就开始忙碌了。她要挑着担子去磨坊里磨回麦面，这些麦面要用来炸很多散子，几婆黄澄澄的散子不但自家要吃，要给亲戚送去，还要供奉给逝去的祖辈们。母亲还要背着婆婆去家后面的山里采艾蒿和蒲扇叶，艾蒿爷爷奶奶的坟上就有不少，她不用跑老远，而蒲扇叶却要去到更远的山里割。父母每年端午节都要往门头插艾蒿和蒲扇叶，可从不告诉我们为什么。兴许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长辈和别的村民都这么做，众人都认可的事情总不会是坏事吧，他们照做而已。

滇西的山里艾蒿更多，我爬山时经常从它们身边走过，闻到它们身上散发出的浓烈、刺鼻的异味像遇到老朋友似的，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摸摸它们的叶片。艾蒿叶，其形状如剑，其味道也如剑，大概是因为艾蒿叶具有像剑一样的品质，所以才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每到端午节都把它采来挂在门头，护佑全家老小吧。

德宏人过端午节不在门头插艾蒿，并不代表德宏人不需要护佑，在德宏人的心里，护佑他们的可是大山，可以是某棵千年古树，可以是一个形状奇特的石头，甚至是一只叫器的小鸟。已然举家迁往云南，端午节母亲不去山上采艾蒿了，也不用去磨坊磨面炸散子了，她入乡随俗，学当地人包起了粽子。肉粽、素粽，因为我们爱吃水果，她还发明了水果粽，自小到大我都不爱吃糯食，为了褒奖母亲包粽子的热情，每年都会吃下一两个，但总不肯让年近的母亲多吃。

生完孩子满月的时候，婆婆去山里采了很多艾蒿回来，她用艾蒿煮水，像熬中药一样熬了一个晚上，一个晚上家里都漂荡着艾蒿那种刺鼻的味道，熏得人快晕倒了。满以为婆婆想让我喝下艾蒿汤的，结果她却把熬的一盆艾蒿汤倒进大盆里，说让我泡脚。我问，我好好的为什么要泡这种臭气熏天的澡？她说，你刚生完孩子，泡泡艾叶澡给你驱驱邪。我不敢反驳，是因为她辛辛苦苦去找来艾蒿，又熬了一个晚上才熬成的。生个孩子而已，能中什么邪呢。我假答应应她，可关上洗澡间的门后我并没有洗澡，而且坐在蹲坑上发呆了半个小时。

把朋友的母亲送到山上回来，老人们守在大门口，门边摆着一盆清水，水里浸泡着几枝艾蒿。老人劝我们洗手时说，洗吧，把手洗干净些，这样一来，那些个脏东西就全部留在盆里，被阻隔在屋外了。

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对一些传统的习俗来讲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